

徐翁宇編著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俄語
口語
語法
概論

ОЧЕРКИ
ПО
РУССКОЙ
РАЗГОВОР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

俄语口语语法概论

徐翁宇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外国语学院内)

上海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9.625 印张 211 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81009-457-2/H·257

定价：4.30元

Сюй Вунъюй

ОЧЕРКИ ПО РУССКОЙ
РАЗГОВОР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

前 言

俄语口语学是近 20 年来兴起的学科,它在当代苏联语言学的研究中占重要的地位。

俄语口语学包括语音、构词、称名、词汇、词法、句法、手势等部分。本书探讨的是口语构词、词法及句法三个部分,即口语的语法部分,故命名为《俄语口语语法概论》。

《俄语口语语法概论》试图阐述现代口语语法的主要特征,但不对口语语法体系作全面的描述。《概论》是在笔者论文及讲稿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充实后写成的。为了反映当代活的口语,本书主要使用七十、八十年代的语言资料。资料来源:1.《俄语口语·篇章》(1978);2.当代苏联电影及电视;3.当代苏联《电影艺术》、《戏剧》、《星火》等杂志。《俄语口语·篇章》是根据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大城市居民的口语录音材料整理成的,是现代标准口语。当代苏联电影及剧本里的对话基本上和活的口语相同,也作为本书研究的依据。此外,还借用了俄语口语著作里的部分例句。

本书的对象是俄语教师、俄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研究生及其他俄语工作者。

在写书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外语学院院长胡孟浩教授的大力支持。他在百忙中仔细地审阅了全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对此笔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俄语口语学是一门正在形成的新兴学科,笔者正在学习、研究中,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徐翁宇

1987年8月

目 录

前 言	Ⅱ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口语学的兴起	1
第二节 口语和书面语	5
第三节 俄语口语在语言体系中的地位	8
第四节 俄语口语的规范	12
第五节 俄语口语学的对象、任务及意义	14
第二章 俄语口语构词法	20
第一节 省略法	22
第二节 省略加缀法	26
第三节 截短法	30
第四节 词缀法	34
第三章 俄语口语常用词类	47
第一节 代词	49
——口语常用词类之一	
第二节 动词	59
——口语常用词类之二	
第三节 语气词	73
——口语常用词类之三	
第四节 评价述谓词	86
——口语常用词类之四	
第四章 俄语口语里词的形式及其变化	94
第一节 词的口语形式	94

第二节	词的形式变体	99
第三节	词的形式变化	106
第五章	俄语口语里一格和不定式的功能	111
第一节	一格的扩张	112
第二节	不定式的功能	125
第六章	俄语口语的句法联系	136
第一节	意义联系	137
第二节	可变性联系	141
第七章	俄语口语简单句的一般性特征	150
第一节	句子的省略性	151
第二节	句子的松散性	156
第三节	句子的表情性	158
第四节	句位的填补	168
第五节	口语词序的原则及其排列模式	175
第八章	俄语口语固有的句子结构	192
第一节	建立在简单句基础上的结构	192
第二节	熟语化的结构句	210
第三节	城市习用句式	225
第九章	俄语口语疑问句	236
第一节	构成疑问句的语言手段	236
第二节	特殊疑问句	249
第十章	俄语口语复合句	265
第一节	无连词的联系手段	265
第二节	形式联系手段	271
第三节	结构的不完整性、紧缩性	275
第四节	词序的随意性、可变性	383
第五节	熟语化的结构	289

第一章 绪 论

普通老百姓的口语……

同样值得非常深入地研究。①

——A·C·普希金

第一节 口语学的兴起

口语是语言的源泉,是语言的基础。J·B·谢尔巴说得好,标准语里的许多变化都是经过口语这一锻造车间的锻造和积累的,然而口语长期以来却被传统语言学所忽视。传统语言学家往往把经典作家的语言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把活的口语排斥在外。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口语的作用愈来愈大。一些语言学家开始认识到研究口语的重要性。早在十九世纪英国著名语言学家H·斯威特(Sweet)就开始口语的研究。1890年他的《英语口语初步》(A Primer of Spoken English)一书问世。作者用音标描写了英语口语的特点,提出了英语口语是“受过教育的英国人的口语”这一概念。德国、法国的一些语言学家也较早地开展了口语的研究。如1894年H·冯德里希(Wunderlich)撰写了《口语的句子结构特征》(Unsere Umgangssprache in der Eigenart ihrer

① 引自Пушкин А.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ти томах, т. VII, М., 1958, с. 175.

Satzfügung)一书,1927年巴黎出版了Ph.马迪依(Martinon)的《如何说法语》(Comment on parle en français)一书。丹麦语言学家O·叶斯柏森(Jespersen)也十分重视口语在语言中的地位,他在《英语语法基础》(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所谓的文明生活中,印刷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受过教育的人容易忘记语言原来就是说话,即主要是会话(对话),而书写的(或印刷的)文字,只是一种说的和听到的话语的替代物,这种替代物在许多方面是很有价值的,但在另一些方面却是贫乏的”。5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H·帕默(Palmer)撰写了许多关于口语和口语教学的书籍,如《英语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Spoken English),《英语口语日常用句》(Everyday Sentences in Spoken English),《英语口语教学法》(The Teaching of Oral English)等。他在英语口语及教学法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苏联是本世纪50年代末才开始研究口语的。在这以前语法学基本上以十九世纪普希金以来的经典作家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当然,也有一些语言学家早在十九世纪就开始研究方言,也有的语言学家研究过口语,如Л·П·雅库宾斯基(Якубинский)在本世纪20年代就开始对话语(диалогическая речь)的研究。

50年代以后,苏联语言学界把口语作为标准语的特殊分体开展了大规模的研究。科学院俄语研究所、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普希金俄语学院、萨拉托夫大学等先后成立了从事口语研究的专门组织和机构。60、70年代一批口语专著相继问世,如H·Ю·什维多娃(Шведова)的《俄语口语句法概论》(Очерки по синтаксису русской разговорной речи,

1960), Е·А·节姆斯卡娅(Земская) 编著的《俄语口语》(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1973) 及《俄语口语·篇章》(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Тексты, 1978), О·Б·西罗季尼娜(Сиротинина)的《现代口语及其特点》(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и е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1974), О·А·拉普捷娃(Лаптева)的《俄语口语句法》(Русский разговорный синтаксис, 1976),等等。

苏联语言学界根据对口语的不同理解,从不同的角度,对俄语口语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著名语言学家 Н·Ю·什维多娃认为,口语和书面语是存在于标准语内部的两个经常相互作用的功能分体(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ь),应在统一的语言体系中描写这两个分体,否则就否定了语言作为统一体系的完整性。什维多娃主编的1980年《俄语语法》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编写成的。该语法把口语看作标准语的基本分体之一,在统一的语言体系内对口语现象作了详细的描述,纠正了1952—1954年《俄语语法》注重经典作家的语言的偏向。

以 Е·А·节姆斯卡娅为代表的俄语研究所的口语学家把口语看成特殊的语言体系,认为口语和书面语差别悬殊,把它们统一到一个体系中是没有根据的,口语不能“挤入”书面语的体系。他们屏弃了传统的研究方法,用录音机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大城市,采录了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操标准语的俄罗斯人的无拘束的谈话。他们在大量活的语言资料的基础上对现代标准口语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于1973年出版了口语专著《俄语口语》。作者试图从特殊的体系的角度描写各个口语层次:语音、词法、句法、称名。该书材料丰富、观点新颖、描写详尽、自成体系,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俄港口

语学。

致力于口语研究的还有 O·A·拉普捷娃、O·B·西罗季尼娜等语言学家。1966 年拉普捷娃在《语言学问题》上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论现代俄语标准语的非典范领域”。该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口语的句法特征,首次提出了“一格扩张”(экспансия им. п.)的问题。作者用大量的例证证明口语里一格的句法功能远远超越书面语里一格的功能,并指出:在句法关系的表达上形态性的削弱及依附联系的扩大贯串在口语句法的各个领域。拉普捷娃重视具体口语现象的研究。她在《俄语口语句法》一书里分析、研究了一系列典型的述谓性结构:主位一格结构、补充结构、带补充句子界线的疑问结构、无连接词从属结构,等等。O·B·西罗季尼娜把口语看作标准语的一个功能分体,她在《现代口语及其特点》一书里从语音、词汇、词法、句法、口语的修辞层次等方面简明扼要地阐明了现代俄语口语的特点。书中例证均来自萨拉托夫居民(学者、工程师、医生、教师、职员、大学生)的谈话录音。

另一些语言学家从修辞的角度研究口语,把口语看作修辞学中的一个语体(стиль)。在 A·H·瓦西莉耶娃(Васильева), M·H·科任娜(Кожина)的修辞学著作中日常口语体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瓦西莉耶娃的《俄语修辞学讲议》最为明显。作者从语音、词汇、词法、句法、熟语等方面,就口语的特点做了相当全面的描写。

此外,研究口语对书面语影响的有 B·Д·列温(Левин), T·Г·维诺库尔(Винокур);研究口语对报章作用的有 B·Г·科斯托马罗夫(Костомаров), A·B·什韦茨(Швец)。作为外语的俄语口语的研究工作也在我国积极开展。

俄语口语的研究在不断地发展,语言学界对口语的兴趣

愈来愈浓。继1973年的《俄语口语》之后,80年代初苏联科学院先后又出版了两部口语专著:《俄语口语·一般性问题·构词·句法》(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Общие вопросы·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Синтаксис,1981)及《俄语口语·语音·词法·词汇·手势》(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Фонетика. Морфология. Лексика. Жест,1983)。这两部著作是E·A·节姆斯卡娅等语言学家近十年来的科研成果的总结,他们在口语研究上有了新的突破:扩大了研究领域,增添了“构词”、“词汇”、“手势”等篇章;充实、完善了原有的篇章,如“词法”中阐述了口语词法的分析语特点,“句法”中增加了“情景中的语句”(конситуативны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及“多述谓性语句”(полипредикативны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两大部分。这样,俄语口语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进一步得到了完善。

近年来,汉语口语研究也有了显著的进展。除赵元任著的《汉语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1968)外,陈建民同志以录音机所采录的初始口语为基础,写出了国内第一部汉语口语专著《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1984)。这两部著作作为开展汉俄口语比较研究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 口语和书面语

俄语口语和书面语^②是标准语的两个基本分体。口语和书面语不同,这点人们早有察觉。早在十九世纪俄国著名诗

② 在现代俄语口语的文献中通常用“典范标准语”(кодифицирова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язык, 缩写为 КЛЯ)来替代惯用的术语“书面语”。“典范标准语”即严格规范化的标准语。

人普希金在《致出版者的信》(1836)里写道：“书面语能和口语完全一样吗？不能。同样，口语也永久不能和书面语完全一样。不仅仅代词 *сей* 和 *онный*，而且一般形动词以及很多通常必需的词在口语里回避了。我们不说：*карега, скачущая по мосту, слуга, метущий комнату*，而说：*которая скачет, который метет* 等，用这样松散的短语来替代简明生动的形动词”。但是，给口语和书面语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用准确的语言揭示它们的本质特征，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Н·帕默认为，“口语”和“书面语”这两个术语可以有多种解释。在《英语口语语法》这本著作中，“英语口语”这一术语是指“受过教育的人(特别在英国的南部)在日常会话或给亲密朋友的信件中所使用的那种英语”。“英语书面语”这一术语可以用来包括我们通常在书籍、评论、报纸、正式书函中所看到的那些英语，同时也包括我们在演讲者和演说家的语言里，或在正式会谈中(特别在陌生人之间)所听到的那种英语。赵元任给汉语口语下的定义是：“汉语口语”指的是二十世纪中叶的北京方言，用非正式发言的那种风格说出来的。E·A·节姆斯卡娅给俄语口语下的定义是：俄语口语是操标准语的人，用口头的形式在无拘束、无准备的交际场合说的言语。具体说，口语具有下列特点：口头形式作为基本的体现形式；交际的无拘束性；说话人的关系的非正式性；言语的无准备性；说话人直接参加交际活动；紧紧地依靠非语言的情景；采用手势和表情。

从以上各家的观点看，语言学界大都是根据语言外部因素给口语下定义的。这些因素归纳起来有：一、使用言语的场合，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二、言语准备的程度，有准备的还是

无准备的；三、言语的心理状态，拘谨的还是无拘无束的；四、文化程度，受过教育的还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上述各点都是区别性特征。第一、二、三点用来区别口语和书面语，即口语是非正式的、无准备的、无拘束的言语，而书面语则是正式的、有准备的、拘谨的言语。第四点用来区别口语本身：标准的还是非标准的。凡受过教育的人（英国规定为大学教育，苏联也是基本如此），一般掌握了标准语的规范，他们说的话通常属标准语。我们平常说的“口语”即指这样的口语。非标准语口语是指俗语和方言。

至于言语的表达形式，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不完全是区别性特征。因为演说、讲课、报告、电台和电视台广播、会谈等言语活动，虽然都是用口头形式进行的，但仍以书面材料为依据，因此也属于书面语。日记、亲戚、朋友间往来的书信，虽然是书面的形式，但在用词造句方面更接近口语，因此有的语言学家把它看作口语。当然，在多数情况下，口语是用口头形式（对话或独白）进行的，而书面语则是用打字、印刷或手写来体现的。

语言外部因素对口语和书面语差别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以语言外部因素立论是正确的。但仅仅依靠这点还不够全面，应该把语言本身的特征考虑在内。

那么，口语和书面语在语言特征上有哪些不同呢？1980年《俄语语法》认为：一、口语和书面语在语言手段本身有一定的差别；二、两者规范的性质及对待规范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这一论断有较大的概括性，可以作为定义的补充。现试下定义如下：

口语是操标准语的人，主要用口头形式（对话或独白），在非正式场合使用的，无准备、无拘束的言语。书面语是操标准

语的人,主要用书面形式(打字、印刷或手写),在正式场合使用的,有准备的,拘谨的言语。两者在语言手段、规范的性质以及对待规范的态度均有差别。

第三节 俄语口语在语言体系中的地位

Л.В.谢尔巴在三十年代对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曾做过如下估计:“标准语和口语的差别,有时可能大得象两种不同的语言”。但两者在语言手段上究竟有多大差别?共性是主要的,还是个性是主要的?当前苏联语言学界对此意见颇不一致。

以 E.A. 节姆斯卡娅为代表的语言学家特别强调口语和书面语的对立,强调口语的特殊性和一体性。节姆斯卡娅认为,口语和典范标准语是作用于同一集体的不同的两个语言体系,“在体系的一些方面互相接近,而在另一些方面则相距甚远”,并认为口语特点的总和足以把它看成在标准语内部与典范标准语(即书面语)相对立的,特殊的语言体系。节姆斯卡娅等语言学家在揭示口语的一体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例如,1981年的《俄语口语》阐述了口语语句里省略的规律(见“情景中的语句”),详细描写了口语无连接词复合句的体系(见“多述谓性语句”);1983年《俄语口语》揭示了口语词法的一体性特点:明显的分析口语特点,一些词形的构成及语法意义的体现的规律性,等等。

另一些语言学家强调口语和书面语的共性。比如 H·Ю·什维多娃认为,“作为统一语言的两个功能分体,言语的两个形式,其结构特点多半是相同的。但它们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口语和书面语的纯语言差别在语调、词汇、熟语及句法等领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什维多娃这一思想在1980年《俄

语语法》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该书在绪论中强调指出：“重要的是这些差别发生在具有统一完整体系的标准语的内部。因此，两个分体的共同点比不同点要多得多”。1980年《俄语语法》是一部在统一的标准语体系内描写口语和书面语的规范性语法。

А·Н·瓦西莉耶娃、М·Н·科任娜等把口语看成功能语体。理由是：一、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并不是在语言各个层次里都表现得那样显著（两者具有共同的称名体系——词汇和熟语，同时也具有共同的词法）；二、这些差别恰恰是在功能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而且总的说来是非原则性的。

我们认为，口语是书面语的基础，书面语是口语的加工形式，两者之间共性是主要的，第一位的。否则，难以想象，它们怎么能统一在标准语体系的内部呢？但是，另一方面，应该充分认识口语的个性以及口语在标准语体系内所占的特殊地位。口语研究的成果表明，口语在语言外部因素的积极作用，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并具有一系列与书面语对立的语言手段。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表现在语言的各个层次：语音、词汇、构词、词法、句法等，其中以句法最为明显。差别有的属于功能方面的，有的是属于语言手段本身。请看下列语言现象：

1. 口语具有独特的构词方法，如：省略法（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口〉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кандидатская работа—〈口〉кандидатская），省略加缀法（газированная вода—〈口〉газировка, двухкопеечная монета—〈口〉двушка），截短法（факультет—〈口〉фак, доктор—док）等（详见第二章）

2. 口语和书面语在词类功能上明显不同。口语倾向于多使用代词、动词、语气词，而书面语则倾向于多使用名词、形容词。（详见第三章）

3. 口语和书面语里词的聚合体内形式的数量不等, 如口语里名词聚合体有称呼形式(пап, мам, ба), 而书面语里就没有这种形式。

4. 口语里相当数量的词有变体形式, 如: договоры —〈口〉договора́, килограмм апельсинов. —〈口〉килограмм апельсин, на полуслове —〈口〉на полслове, скорее —〈口〉скорей, сыплю —〈口〉сыпаю, выброси —〈口〉выбрось。(详见第四章)

5. 书面语里一格、不定式是有标记成分, 而口语里则是无标记成分, 具有多功能性。“一格的扩张”是俄语口语的一大特点。例如: **Копеечна** выберите, **Следующая** сойдете?; **Улица** горького, как пройти?; **Какой** этаже вы живете?; **Занурить** у кого есть?; мне бумагу писать。(详见第五章)

6. 口语和书面语在句法联系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书面语里语法形式联系占优势, 而口语里则意义联系为常见。试比较: Там есть **остатки сыра** 及 Там есть **сыр** **остатки**; В **каком** классе ваша дочка учится? 及 **Какой** **класс** **Ваша** дочка учится? (详见第六章)

7. 在句子的正规体现方面, 口语表现出高度的省略性、松散性、表情性以及句位填补的灵活性——用非一般的形式、词的组、熟语以及句子填补句位, 如 **Занурить** у кого есть? (=сигарета); У тебя есть **чем** **писать**? (=карандаш, ручка); Командиры у вас **позавидуешь!**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е)等。(详见第七章)

8. 口语里存在着大量现成的, 为口语所固有的句法结构、句式、套语, 如: Ай да молодец; Всем **молодцам** **молодец!**;